

一批热播剧、畅销书推动“宋学”“宋文化”成为热门话题，网友们说——

《鹤唳华亭》只拍出大宋之美的万分之一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高克明《溪山雪意图卷》绘雪霁清冷寒寂；郭熙笔下《早春图》于细微处有呼应、大开合处相顾盼；陈容擅画龙水，《九龙图》深得变化之意……一件件都是难得一见的两宋书画精品。近期，热播剧《鹤唳华亭》对宋代书画、服饰、饮食等巨细无遗的精彩展示，被网友赞为“博物馆之外，宋朝美学的新展厅”。

不仅这一部，今年多部古装剧荧屏上多次出现了宋徽宗瘦金体，流行于两宋的褙子与东坡巾，还有“指绕腕旋，上下透彻”的点茶艺术，这些符号都指向博大精深的宋文化，体现了远逸平淡、韵外之致的宋代美学。

“中国的历史朝代中，唐、宋、明是有庞大粉丝团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说，今天，人们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热情与日俱增，反映在相关影视剧、出版物、文博、综艺、服饰、文创商品等文化消费的各个领域。由于文化的自信，让它的当代传播与表达有了更多鲜活的形象。可以说，“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热点”。

千年前的时尚成为千年后的经典，透过“衣冠”承载文化认同

有数据显示，《鹤唳华亭》开播以来，某网购平台的“宋制汉服”成交人数同比上涨1172%，成交金额同比上涨932%，“宋文化”成为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消费热点。曾几何时，古装剧曾一度是历史感虚弱的“重灾区”，但随着一批品质剧的诞生——尤其是在服化道、文化内涵与品位格调上向优秀传统文化靠拢的作品，正在收获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同。

未必书写历史故事，只是以历史背景为文化坐标，也让不少古装剧脱颖而出。前有尽现魏晋风骨的《琅琊榜》，后有反映宋代美学与文化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孤城闭》等作品。“不难发现，古装剧已经从造型美走向文化美，追求历史的实体感。”罗岗说，“衣冠”这样的细节里，承载着一种文化认同。

同样以《鹤唳华亭》为例，剧中，皇帝萧睿鉴的发冠参考了首都博物馆藏宋白玉透雕形冠，身上的袍



《听琴图》相传为宋徽宗赵佶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工笔画，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资料照片)



服则参考了《听琴图》里据传是宋徽宗的人物设定。因宋代文化名人程颢、程颐成为流行饰品的“程子巾”也首次出现在影视剧中，皇后凤冠亦有传世画像作考。人物的袍、冠、带、褙子、靴履，展现了以淡雅、低调和精致为主要特征的宋代美学。

如宋代文人的“生活四艺”——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也有细腻生动的还原。例如盛行于唐宋的点茶法，“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筵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糜之起面，疏星皎

月，灿然而生”，小小的仪式与细节中，是宋人对生活最至深的爱与尊重，彰显着宋人生活的志趣与品位。

千年前的时尚成为千年后的经典，而经典亦成为新的时尚。“反映在今天的文化消费心理中，就是历史、传统文化与艺术是可以被直接感受的，是可以穿在身上的，是可以拿在手里的，这很重要。”同济大学教授王国伟说。例如，以合香、品香、斗香为主的“香道文化”在民间小众的圈子里复苏，而汉服、茶道、古琴等传统文化生活已逐渐

流行，这些都是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新需求。

“宋代是伟大创造的时代”，更多丰富的视角正被打开

随着《鹤唳华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宋少年志》等剧的热播，“宋朝之美”成功出圈。“喜马拉雅”平台上，《话说宋朝》《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宋史》《宋徽宗之谜》等声音出版物，均是坐

拥几十万、几百万“宋粉”，播放量颇高的“爆款”。畅销书榜单中，关于宋朝的读物也日益增多。如吴钩《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郭建龙《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朱刚《苏轼十讲》，陶晋生《历史的瞬间：从宋辽金人物谈到三寸金莲》，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夏复勇《庆历四年初》，伊沛霞《宋徽宗》……

“宋代是伟大创造的时代”，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已在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中国新史》中提到，“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北宋与南宋。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文化是迷人而深邃的。建窑中的顶级所在、被称作“碗中宇宙”的宋代曜变天目，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轰动。古籍善本中，宋刻本更是皇冠上的明珠，自明代以来就有“寸纸寸金”之说。“尚意”的宋代书法，有韵外之致、意在笔先的美学特色，黄庭坚的一幅《砥柱铭》拍卖价高达4亿元，但更大的价值在于宋代文人追求独立与自我的精神世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心中有山水，眼中有宇宙，这是宋人的文化哲学。

“尽管两宋一直以来给人以‘军事上虚弱’的印象，但就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是古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与创新高度繁荣的特殊时期。”罗岗说，这是一个不该被低估的时代。随着历史研究的视角慢慢打开，今天对宋代社会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准确、立体。

学者吴钩“说宋”系列《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刻》聚焦正史典籍中较少着墨的“小历史”，生活史、社会史。从宋时大量出现的《撵茶图》《斗茶图》中，可以感受宋代市井间饮茶、斗茶风气之盛；从南宋毛益的《萱草游狗图》《蜀葵戏猫图》与李迪的《犬图》《蜻蜓花狸图》中，可以了解宋人饲养宠物的习惯。又比如《宋宴》一书，以75道佳肴，回味“春吃芽尖，夏食鲜果，秋啖蟹肉，冬做温食”的两宋饮食文化。丰富有趣的视角，让宋文化之美徐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从小说到电影，在针对女性的无处不在的检视下——

《82年生的金智英》：用微小碎片映照了一个宇宙

■本报记者 柳青

2019年韩国现象级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金智英》）掀起的风暴已无需赘述，对韩国乃至东亚女性“受规训的一生”的讨论如星火燎原，蔓延了社交网络。从小说到电影《金智英》不是掀起这个议题的起点，更不是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文本让文学从美学的斗兽场回归了它的“交流生命经验”的使命，以微小的碎片映照了一个宇宙，嘈杂普通却无处不在。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出版和电影公映时，一直存在着一个顽固的“理（性）中（立）客（观）”的声音，认为原作小说的文本太差，够不上文学的级别。“一个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犯得上写成一本书么？”——这种观念的存在，恰恰验证了《金智英》呈现的内容：女性要面对的“偏见”不是特定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或工作场所，而是宛如空气一般，针对女性的检视无处不在，哪怕只是“讲述”这种行为本身，都要被挑剔“技术不行，修辞太差”。捍卫《金智英》的读者会说：书里的内容能够被写下来，已经够艰难了！这是实话，但这种辩护仍然是露怯的。

放眼世界范围，这些年女性写作的成果能让男性同行和读者颤抖：波兰作家托卡尔丘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50周年大选，读者的票数集中给了英国作家莱夫利的《月亮虎》，阿特伍德的《证言》和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它》分享了2019年的布克奖。也许，越南柱和《金智英》无法成为上述列举对象的同类项，因为按照约定俗成的评判度量衡，《金智英》里欠缺复杂的技巧和完善的修辞。然而，《金智英》的“简陋”和“笨拙”引发了关于叙述、关于写作的一个核心命题：文学的呈现，存在着“唯一合法的标准”么？世界不断变化，“文学”的操作方式和评价体系怎么可能维持一种虚无的“永恒”呢？

托卡尔丘克在不久前领奖时的演说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叙事是权利，更是权力，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陈旧的叙述能不能呈现现实，也无法想象未来。如果把越南柱的写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仅两个月后选择自杀的林奕华的痛苦命运，以及托卡尔丘克的演讲并置，一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一个在网络空间讨论的话题，犯得上写成一本书么？”这种观念的存在，恰恰验证了《金智英》呈现的内容：女性要面对的“偏见”不是特定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庭或工作场所，而是宛如空气一般，针对女性的检视无处不在

▲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

幅清晰的关于“写作”的图景会浮现。对比《金智英》遭遇的专业挑剔，《房思琪》在专业层面是被一面倒叫好的，林奕含在写作的起点上，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哪怕是掌握着评论话语权的男性权威都无法否认，《房思琪》呈现了现有文学评价标准下的完善优雅的技巧，它在修辞层面难以挑剔。可是，“完美的天才少女”林奕含在去世前八天曾接受采访，在那次内容苦涩到让人不忍心看下去的对话中，林奕含问观众、问同行、问她自己：艺术是不是巧言令色？身为写作者，艺术的欲望是什么？当她把创伤体验以“工笔”写下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叙述方式、她对审美的自觉，竟然都来自那套规训方式，最终一种“被修辞所包围的屈辱”

压垮了她。文学从语境中来，语言和思维从来不是抽象的、脱离世界的。托卡尔丘克在《温柔的叙述者》这则演讲中，反复地探讨着：有没有故事可以超越沉默寡言的自我藩篱，去揭示更广阔的世界，有没有故事能超越中心的视角看待问题？她说：“一个新的叙述者，不是语法结构的搭建者，而是能够囊括每个角色的视角，有能力跨越每个角色的视野，看得更广，忘却时间的概念。”正如林奕含的“工笔”本不是她的错，越南柱在《金智英》中的“不工”也不该成为被贬低的理由，这种白话式白描式的写作，构成了一种质朴的反抗。《金智英》这个文本让文学从美学的斗兽场回归了它的“交流生命经验”的使命。作

者诚实地讲述着故事，赋予微小的碎片以存在感，这些碎片映照了女性的经验、生存境况和记忆，在简朴的讲述中，文学找回了它的寓言属性——在嘈杂的世界中，金智英的声音找回了她的轮廓，她既是一个生活在特定时代和环境中的女人，但她的形象也超越了具体的物质背景和细节，成为“无处不在的普通人”。

《安徒生童话》里有一个故事，一个被扔到垃圾桶里的茶壶讲述它遭遇的残酷经历，继它之后，别的被抛弃之物也逐个开口，这些“废弃品”的默默无闻的讲述，最终汇成奔涌的史诗。《金智英》的价值就在于此：她尝试着进入了这个“茶壶的世界”。

海外视点

川久保玲操刀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新作《奥兰多》服装 这是一场阴柔与阳刚的骚动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川久保玲、奥尔加·纽沃斯、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新19幕歌剧《奥兰多》中，三位女性跨越时空地“同框”了。著名设计师川久保玲完成歌剧服装设计首秀，奥尔加·纽沃斯打破维也纳国家歌剧院150年来由男性作曲家主导作品的历史，当代女性艺术家们灵感集合碰撞，让杰出的小说家伍尔芙完成于90年前的文本，在此刻显得更为迷人和具有启发性。

川久保玲：衣服有情感，也会说故事

“我必须得说，在我职业生涯参与过的70多合作作品中，从未见过这样精致美丽、壮观的服装。”12月8日《奥兰多》的首演现场，在剧中饰演伊丽莎白一世的演员康斯坦丝·曼曼穿上酷似金色笼子的道具服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川久保玲将奥尔加的音乐完全融入进了衣服。”作为其品牌的创始人，川久保玲凭借不对称和夸张的立体服装在全球打响了知名度。在歌剧首演前，川久保玲便以“奥兰多”为主题，在巴黎的两场发布会上推出了男女两个系列服装。而到了第三个系列，设计师天马行空的展示从伸展台转移至了舞台。

预留给川久保玲的时间相当紧迫，在得到奥尔加可以沿用已有服装元素和不考虑服装与舞台布景关系的“任性要求”后，她在六周内完成了142套演出服的工作量。“即使在歌剧的情境下，我也想去试试新的。”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衣服有情感，也会说故事。”《奥兰多》中对于男女性别的探讨和时光穿梭的设定为设计师恣意妄为的想象力铺上添花，于是台下观众看见了猩红色装饰边与绿色长裙的组合、镶满了盛放花朵

的裙摆以及如涟漪般层层叠起的黑色连衣裙……从端庄到奇幻、从巴洛克到朋克风，川久保玲的设计对歌剧舞台和演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冲击。

这份对人性的告白，由女性诠释最恰如其分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奥兰多》情节始于1598年，讲述了从小热爱文学的贵族少年奥兰多因受到伊丽莎白女王宠幸而入宫，随后因受到一系列情感变故而前往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大火之后，奥兰多变为女子返回英国，转而成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小说未了，奥兰多已是20世纪的著名诗人。这个奇幻的故事绵延四个世纪，直到伍尔芙搁笔的1928年。歌剧的时间起点与小说相同，不同的是结尾落于我们身处的2019年。

作为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奥兰多》中所展现的人性共通和时空变迁是奥尔加为其着迷的理由。15岁那年，她第一次读到了这本小说，无论男女、无论时代，勇于质疑绝对并直面自己身份的奥兰多给作曲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选择《奥兰多》作为剧本的目的不言而喻，我意识到我是第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做出尝试的人。”在她看来，将奥兰多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是“撼动传统剧场屋顶”的一举，大胆且具有实验意味。

游走在时空之间、人群之中，奥兰多从不将自己绑架在性别的桎梏中，于是读者和观众看到男性奥兰多可柔软敏感，女性奥兰多亦可坚韧顽强。伍尔芙并不拒绝外界对《奥兰多》“自传小说”的定义，没有据理力争，没有自艾自怜，在这部穷尽浪漫奇幻色彩的作品中，女作家对生命、对男女、对文学的态度恰是最温柔的，就如同400年的春秋在36岁的奥兰多身上凝固后，她选择带着诗集回到童年时的那棵大橡树。



改编自弗吉尼亚·伍尔芙经典小说《奥兰多》的同名歌剧。（资料照片）